

# 斗鱼

## 一、一厢情愿就得愿赌服输

沐毅领着许飞到候车室的时候，楚楚正埋头认真地看着小说。

棉衣、手套、围巾，甚至连靴子都是一律的红色，双脚不住跺着，乌黑的长发将整张小脸给遮了个彻底，旁边是她和沐毅的行李箱，一黑一白，一大一小。

“楚楚，”沐毅轻轻叫了一声，楚楚依旧沉浸在她的小说里没反应过来。

沐毅回头冲许飞尴尬地笑了笑，上前去用手揉了揉楚楚的头发，“有人来了。”

“啊，谁来了？”楚楚忽地站起来，抱在怀里的热水袋“啪”地掉在了地上，沐毅先她一步捡了起来，无奈地用纸巾擦着上面沾到的泥巴，她嘴里嘟囔着“抱歉抱歉”，手却忙着将耳机取下来绕在手机上，最后再揣进包里。整个过程楚楚的脑袋都是低着的，及腰的波浪卷的长发一颤一颤的，迷糊的样子看得许飞直想笑。

“楚楚，这是许飞，我的老同学。”终于处理完毕，沐毅指着旁边站着的许飞向楚楚介绍。

“你好，我是钟楚楚，很高兴认识你。”楚楚尽量装出一副淑女的模样，虽然她脸皮一向很厚，但一见面就给人家留个不好的印象终归不好。

可是，等她抬头看清了面前这人的样子，刚刚挤出来的微笑立马僵

住了。

“怎么是你！”

“你认识我？”许飞看着楚楚，意外于她突然的变脸。

可是搜遍了脑袋里的所有记忆就是想不起来，虽然自己这么多年一直秉承“美色都是浮云”的观点，但像面前这种见一面就很难忘记的具有攻击性的美女，再怎么也应该有印象啊。

“楚楚，你认识他？”听这口气，看来不仅认识，而且许飞应该还得罪过楚楚，别人他不知道，但就楚楚这脾气，不记仇就好，一旦记仇，那报复起来绝对有你受的。看来这战火快要燃起来了。沐毅闪到一边去，跷起二郎腿准备看好戏。

“许大学霸嘛，鼎鼎大名，谁不认得您啊，想当初小女子对您佩服得那叫一个五体投地。”楚楚说这话时，一脸天真灿烂的笑容，看上去倒真像是见到偶像的粉丝，不过直觉告诉许飞，这一定是笑里藏刀。

“大姐，大姐，有话好好说。”许飞实在是想不出来什么时候得罪了这祖宗，虽然她笑起来的确好看，可是这唇红齿白的样子怎么看怎么像张开大口准备吃人的狼，越看越瘆人。

“要不要我提醒你，当初那一凳子？”看楚楚我多善良，还给他友情提醒，要是再记不起，我不介意好好帮他记起来，楚楚心里想着。

“凳子？什么凳子？”许飞真的是要哭了，抓耳挠腮地想了好一会儿。终于，“初二那年砸了我一凳子的是你？！你是那个钟楚楚？！”

“恭喜你，答对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该算一算我们的账了？”

天知道，如果不是这混蛋，当初她怎么会被逼得转校，如果没有转校，她可以继续和沐毅一起上学放学，这样的话，那些狐狸精怎么可能有机会接近沐毅？想到这儿，楚楚恨得那叫一个牙痒痒。

这会儿许飞终于相信了，不过他才是最可怜的那个不是吗？

“许飞，赶紧，已经开考了，今天的数学可是阎王婆监考，你倒没事儿，我就惨了，都跟你说了让你少睡会儿少睡会儿，这下好了，阎王婆不得抽了我的筋扒了我的皮才怪。”倒着身子跑的沐毅看着后面扒着墙气喘吁吁的许飞抱怨道。

“你还好意思说？昨晚要不是你非拉着我去网吧，我至于吗？”不说还好，一说起来许飞才一肚子火，“你说你还是哥们吗？让人帮你拿凳子也不记得顺便帮我拿一下，待会儿我还得站着考。”

“没事儿没事儿，你怎么考都是年级第一。”眼见许飞脚都快踹到屁股了，沐毅赶紧闪身进了教室。

许飞一个没刹住，就这么直冲冲地进了教室，抬头一见讲台上那张熟悉的扑克脸，赶紧猫着身子，企图在阎王婆发现之前到达自己的位置。

“许飞！”

就在他从教室后门好不容易摸索到教室左边的第二排，眼见着革命即将成功的时候，讲台上传来了一声中气十足的呼唤声，还没等他将要急促的呼吸调整过来，阎王婆又发话了。

“跟我出来。”

对于这种情况，考生们都已经见怪不怪了，谁让人家许飞是学霸呢，用年级组长在年级大会上说的话来说就是，“同一张卷子，你们做了两个小时，只考六七十分，人家许飞一个小时不到就能做满分。”所以在大多数监考老师眼中，许飞迟到什么的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前提这个监考老师不是阎王婆。

阎王婆叫刘丽，是个中年英语老师，之所以叫她阎王婆，不仅因为她老公是德育处主任，人称活阎王，而且还因为她总板着一张扑克脸，做什么事情都一本正经，容不得出半点乱子。上她的课，如果你碍着她的眼儿了，绝对有一百种方法整死你，所以在她的课上大家都是正襟危坐，大气都不敢喘上一声。

“你看看这会儿都多少时间了？”

“这是考场，不是游乐园。不要以为你学习好就什么都无所

谓，给我记住，你现在所谓的优秀，在很多人眼里只是跳梁小丑而已。”

“你这什么态度？迟到也就算了，还不带凳子，你是准备扎马步考试吗？”

……

抓耳挠腮了半天，楚楚脑袋里终于闪现了一点儿解题的线索，然而，

“这位同学，麻烦你到下面的食堂去借个凳子上来，好吗？”

奶奶的，老娘是来考试的不是来给你当下人的。

楚楚心里那叫一个火冒，张嘴就准备噼里啪啦地骂她一顿，可是当她看清面前这张脸的时候，准备好的骂词全都卡在了喉咙里。

“同学，麻烦你到下面的食堂借个凳子上来，好吗？”担心楚楚没听到，还特意再强调了一遍。

“您叫我？”楚楚抬头瞪着无辜的大眼不确定地问了一声，那模样，要是换了别的老师，估计都不忍心让她去端凳子了，可面前这人是阎王婆，除了学习好的，其他的一概记不住。

在六中这所市重点中学，成绩代表一切，每次考试的座位也是按成绩排的，从顶楼右边第一间教室开始排，第一间教室的第一个座位毫无疑问就是全年级第一的宝座，而底楼左边最后一个教室的最后一个座位自然就是留给年级倒数第一的。年级倒数第一楚楚不清楚，但年级前十是谁她可是烂熟于心，那可是她今年一直奋斗的目标。这好不容易爬进了第一间考场的大门，虽然座位是最后一个，但也是里程碑式的飞跃了，可是这兴奋劲还没过去，谁能告诉她，为什么要去给人搬凳子？

“嗯。”阎王婆再次确定她说没错。

于是在阎王婆注视的目光中，楚楚无奈地放下笔，然后愤恨地站起来，一溜烟地冲到食堂给某个低头默哀的大神搬凳子去了。

“学习好了不起啊，凭什么要老娘给你搬凳子？”

“诅咒你屁股生痔疮，成绩考倒数第一，老娘搬的凳子是那么好坐的吗？”

.....

一路上，楚楚恨得牙痒痒，想想自己刚刚有点儿思路的数学题，气得她直接将凳子当成了许飞，“哐当”一声扔地上不算，还往上面揣上两脚，又怕有老师路过瞧见给阎王婆告状，赶紧提起来飞奔。

好不容易爬上了五楼，一上走廊就看到许飞冲她一脸笑。

“你丫的，看别人给你端凳子很开心是吧？”

好不容易平息的怒火这下一股脑冒了起来，在她看来，许飞那欠揍的笑容绝对是在嘲笑自己。

十步、八步、六步、三步。

好，就是这儿了。

只听得再一次“哐当”一声，伴随着许飞杀猪似的大叫，咱们的钟大小姐非常帅气地将手里的木凳子扔在了挨千刀的许飞脚上。

“你”阎王婆反应过来，指着楚楚就要开训。

“你什么你？要给你那德育主任的老公告状吗？老娘告诉你，这试我不考了，这破学校谁爱上谁上！”

楚楚非常霸气地宣泄了自己内心的不满，然后拿起桌子上的文件袋转身就走，那架势，看得其他考生只差拍手鼓掌了。

“看什么看，好好考试！”阎王婆冲考生们大吼道，“还不滚进去考试，站在这儿下蛋啊！”无辜躺枪的许飞只好一瘸一拐地进教室坐着考试。

“怎么会是你？”终于想起来的许飞难以置信地看着楚楚。

真的不能怪他，实在是无法将记忆中那个又矮又黑、顶着一头乱糟糟短发、戴着黑框眼镜的假小子同面前这个浑身泛着女人味的美女联系起来，当然，除了不动手之外。

“还就是我，怎么，当年我端的凳子坐着可舒服？”想当年自己就因为砸了他的脚，怕阎王婆报复，只好被迫转学到离家很远的一中去，直到现在，母亲一骂自己就提这事，以佐证当年的自己是多么的调皮捣蛋。

许飞此刻是真的要哭了，想当年自己才是最可怜的好吗？莫名其妙被沐毅拉去上了一晚上的网，好不容易睡着就被拉去考试，被监考老师逮着教训一顿不说，还被人砸了一凳子，害得自己整个暑假都只能在家里养伤。

“哟喂，没想到你们还是老相识？赶紧给我说说怎么一回事儿。”

“你还笑？”瞥见旁边看好戏的沐毅，再一听他这唯恐天下不乱的声音，许飞那叫一个郁闷啊。

“这丫的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好吗？”

当初这件事情发生后，这傻逼硬是半点儿风声没透露，每天只知道看着自己受伤的脚笑个不亦乐乎，这几年也从来没在自己面前提起钟楚楚这个人，要是早知道的话，好吧，即使早知道他也没辙。

不过这还真不能怪人家沐毅，那天他进了考场趴在桌子上就睡着了，后来发生什么他也不知道，只知道一觉醒来自己哥们儿成瘸子了，问他他也不说，后来楚楚转学他也没留意，这几年偶尔在许飞面前提起楚楚这个人也是说她的小名，哪知道他们之间还有这么段恩怨情仇呢。

“你们继续，你们继续，我出去接个电话回来。”沐毅的手机响了，“亲爱的，我已经在车站了，十点五十的票，我大概下午两点钟就能见到你了。”

又是肖梦，每次她的电话打来，沐毅马上就变了个人，平时对自己大吼大叫的，一跟她说话，那语气柔得都能滴水了，跟他认识这么多年，从没见过他这样的表情。

想着，楚楚什么火气都没有了，心里涌起了一股难以言说的悲哀。

许飞看着眼前这个两分钟前还吼着要跟自己算账的女生，这会儿却静静地坐在椅子上，什么话也不说，一脸的悲戚。

“对不起哈，当年是我的不是。”沉默了一会儿，许飞开口打破了

沉默。

“嗯？”楚楚沉浸在自己的悲伤中一时没反应过来，“没事儿，都过去了。”

是啊，都过去了，他要是喜欢她，别说只是转了一个学校，哪怕就是天涯海角他也会喜欢她，之所以这些年一直对当年端凳子这件事耿耿于怀，不过是因为她没有勇气承认他不爱自己的事实而已。

如果距离产生的还是距离，那为什么输的是自己？

谁说的一厢情愿就得愿赌服输？

这是她坚持了这么多年的梦想，让她怎么舍得啊。

沐毅接完电话回来的时候，广播里正在提醒前往荣市的乘客要检票了，除了沐毅是在海市读书，楚楚和许飞都在荣市，可是楚楚有事儿要去边市，沐毅也去边市转车，所以就先送许飞上车。

“老同学，大家都在荣市读书，不介意留个 QQ 号吧？”上车的时候许飞突然要求道，怕楚楚不答应，又补充了一句，“不打不相识嘛，我们也算是老相识了，反正 A 大和 H 大隔得也不远，以后也好有个照应。”

楚楚想也不想就要开口拒绝，可在瞥见旁边一脸微笑的许飞时，立马改口道，“好啊，以后有空来我们学校玩哈，我们学校美女可多了，我可以帮你解决终身大事哦。”

“是吗？要是像你这么漂亮的可一定要记得给我介绍，到时候一定感激不尽……”

“司机都上车了，赶紧去坐好，路上注意安全。”懒得听他们磨蹭，沐毅打断了他们的对话，将许飞一把推进了车。

车子开动了，坐在后排的许飞打开车窗冲楚楚不住地强调道，“一定要记得答应我的事哦。”

“我们也该去检票了。”沐毅对还在和许飞招手的楚楚提醒道，“你别搭理这小子，尽量跟他保持距离。”

“为什么？”

“没为什么，反正你记住我的话就好了。”……

到了边市车站，肖梦已经在候车室里等着了。

楚楚远远地看过去，一米六不到的个头，中等身材，小麦色皮肤，齐刘海短发，黑色羽绒服套灰色牛仔裤，脚上一双小皮鞋，普通的长相加上普通的打扮，普通得不能再普通。

如果真要说什么特别的，那就是她脖子上围着的那条围巾了，因为那是楚楚亲手给沐毅织的，除了颜色之外，毛线、织法和长度都是一样的。

“等了多久了？我都说了要晚点儿才能到，让你别早早地来等着，这天气多冷啊。”

“人家想早点儿见到你嘛。”肖梦嗓音糯糯的，听起来格外的可爱。

“我也想你啊。”伸手揉了揉她乱蓬蓬的短发，还想说什么，想到旁边站着的楚楚，沐毅伸手拉了拉肖梦的小手，两人相视而笑。

“对了，还忘了给你介绍，这是我经常提起的楚楚。”和肖梦低声说了一会儿话，沐毅才想起和自己一起的楚楚，忙不迭地给她介绍，回头，楚楚还站在原地。

沐毅的小动作她也看见了，还有他们注视时的目光，似乎这世界上只剩了他们两人。

什么时候自己竟成了他的电灯泡，还是超闪超亮的那种。

“你好，我是肖梦。”显然，楚楚审视的眼光让肖梦很不自然，但也只是片刻而已，“我常听沐毅说起你，今天可算见着了。”似乎是为了表示亲近，她上前拉住楚楚的手，楚楚下意识地想甩开，终究还是没有，“真人比照片上的好看多了。”

“他提起我？怕是没有好话吧？”没来由的，楚楚回了这么一句。

“怎么会？他总夸你漂亮，还说你笔杆子好，写文章特别厉害，能力又强，什么事儿都难不了你，还说你嘴皮子厉害，他每次都吵不赢你，我还想着什么时候见了你跟你讨教几招对付他呢。”



“没有没有。”嘴里说着没有，楚楚心里却不由得窃喜，原来在他心里是这样看待自己的，可是这话是从一个外人的口里听到的，这个事实又让她沮丧了起来，“我哪敢欺负他啊，我们初中就认识了，这些年我可是一直活在他阴影下，我妈一教训我就说‘你看看人家沐毅，学习好、脾气好，人还勤快’，要是可以的话我妈估计都想把我跟他对换了。”

楚楚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微微笑着，眼角偷偷瞅着旁边的沐毅。

是啊，这是他们之间的记忆，即便你是他女朋友，也没有自己和他在一起的时间长。

“怪不得他老跟我说你像他妹妹，原来从小一起长大，关系要好。”

妹妹？

楚楚下意识地看向沐毅，只见他一脸宠溺地看着肖梦，那种专注而深情的眼神，似乎与喧闹的车站隔开了去。

她不得不承认她输了。

尽管她早已认清了这个事实，可总还抱着一丝奢望。

她动了动嘴唇，最终什么都没说，脸上艰难地扯出一丝笑容。

“楚楚，别忘了你的票是四点五十的哦。”

“嗯。”

“我给你放在背包的第一格里，检票的时候再拿出来，免得待会儿搞丢了。”

“嗯。”

“一个人坐车不要睡得太熟，东西放在自己看得到的地方。”

“嗯。”

“还有，到学校了记得给我打个电话。”

“嗯。”

“车马上就要发动了，该进去坐好了。”肖梦打断了沐毅没完没了的嘱托，“再说下去楚楚该烦你了。”

看着车窗里不住给自己挥手告别的沐毅，以及旁边微笑着的肖

梦，初春的阳光打在他们脸上，莫名的和谐。

车开走了。

楚楚站在原地，看着人们上车下车，车开进来开出去。

直到广播里的女声第三次提醒：请乘坐 16:50 前往荣市的旅客进站检票，她才拉着她白色的行李箱离去。

转身的一刹那，她眼角的泪水沿着脸颊缓缓流下。

## 二、我有病，你有药吗？

我是一个心理有问题的人。

别人都这么说，我自己也承认。

我常常想象流血的滋味，更确切地说是喜欢那种被死亡吞噬的感觉。

一个人在临死的时候会是什么心情呢？不舍？忏悔？抑或是坦然？

很小我就爱上了刀片这类锋利的东西，第一次试图自杀的时候我采用了最传统的方式——割手腕，拿着几毛钱从小卖部买来的刀片，睁着眼看着它慢慢落在我左手的手腕上，然后顺着我的脉搏轻轻割了下去。

一滴、两滴、三滴。

我静静地看着，脸上带着笑容。

血滴入水中，红色慢慢淡了，只看得见稀淡的血丝。

全身从最开始的疼慢慢开始麻木，慢慢地我的头开始昏沉起来，靠在床脚的身子也滑落在地。

我终于要死了吗？

那一刻，我从未觉得死亡离我这么近过。